

诚征小小说、散文、随笔等各类文学佳作，要求地域性，正能量，主旋律，原创。不拒草根，不唯名家，作品说话。字数不超过800字。投稿邮箱：lswbscgh@sina.com

征稿启事

## 冬天就这样来了

□许金山

今年的冬天，来得那么严肃，那么较真儿。昨天，楼下花圃里，我种的月季，最后一枝花还娇滴滴地开着，一早晨，就被雪给遮了个严严实实！树木本来就慵慵懒懒的，似乎刚刚醒来，有的还没来得及脱下秋装，满眼的树挂和漫天的飞雪，就把北国变成了粉妆玉砌的世界！

我似乎还在回味昨夜的欢歌、昨夜的酒，似乎还在回味昨夜的秋雨、昨夜的风，似乎还在回味淡淡的流云、瓦蓝的天，似乎还在回味金黄的谷粒、甜甜的果汁……簌簌落下的玉屑可不管你什么芳春、盛夏，还是什么金秋，一股脑儿都收入囊中，让人觉得有点儿留恋与不舍。只有我的小狗儿跳跳和雪里蹦蹦跳跳的儿童们，才那样兴高采烈地撒着欢儿。

它就这样来了，你还没来得及准备迎接它。机灵的鸟雀们扑棱着翅膀，在只有星星点点积雪的树荫下，寻找着草籽儿和僵虫儿。那些蜷缩在枝头躲避风雪的，几天内恐怕要忍饥挨饿了。

没来得及换上秋装的，倒是很会讨巧，戴上了白亮亮、毛茸茸的“貂绒”帽子，各种样式，没有一个重样儿的。

它就这样来了，带着各种魔术道具。你看，它所到之处，不见了棱棱角角，却多了些许的圆润与光华。笔直的线条，都加上了流线型的毛边儿。

雪地里走走，似乎不太情愿打破这种清平世界的安宁。吱吱的，是积雪的声音，不，仔细听，还有厚厚的树叶在沙沙做声，不，那是曾经的芳春、曾经的盛夏，在作别昨天的云彩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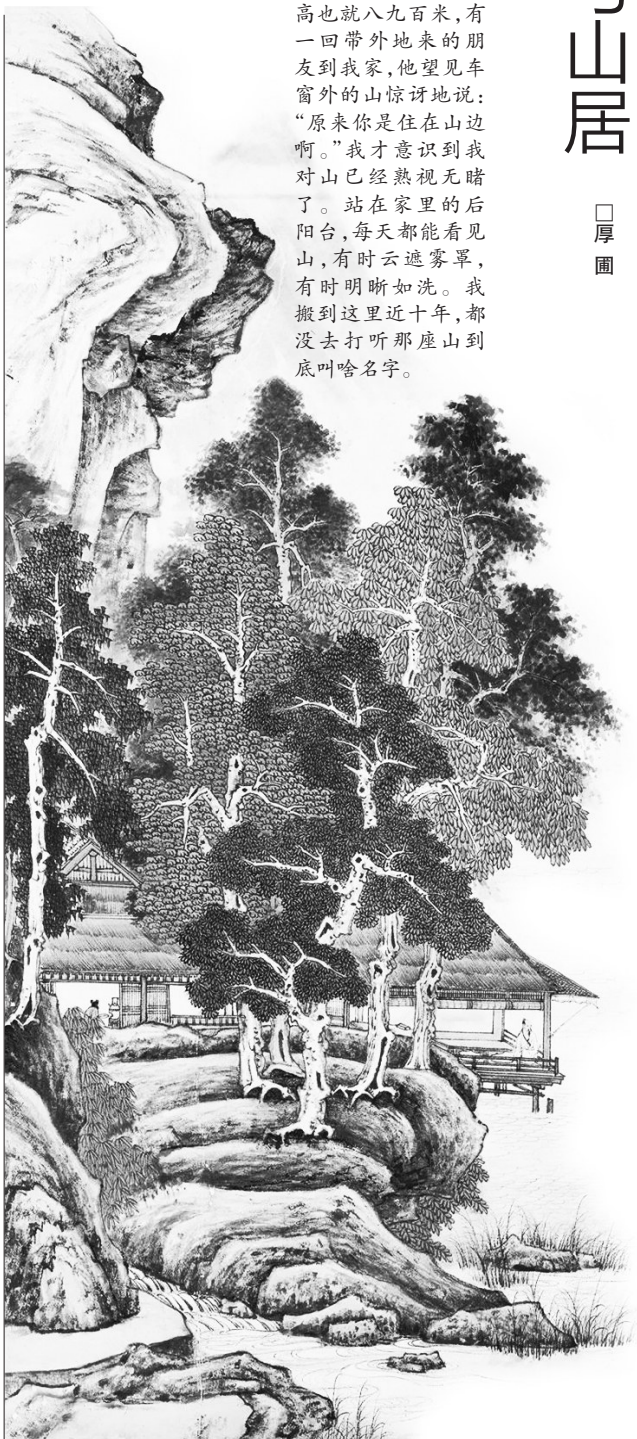
乌云起时，也许只是想刷新一下秋天，没承想走着走着，迷失了自我。温情的故事演绎成了古老的童话。看那风卷残雪，迷乱的风团里裹挟着碎叶，在不远处雪地里均匀地散开，又逐渐被落下的飞雪淹没，像是顽皮的孩子在涂改一幅斑驳的油画。

雪越下越大，午后方歇。人们开始出来走动。皑皑的冰雪世界里，一位围着红色围巾的少女走过。风吹动着，围巾飘荡着。那雪白和鲜红，立刻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。似乎这才是雪的世界里最迷人的色彩！

傍晚，到楼下花圃。抖落积雪，露出花枝：那朵月季花还顽强地绽放着。我剪下花枝，回屋插在花瓶里，想让春天再延续一个节气。

可是仔细想想，好像就应该这样：该来的来，该走的走，别磨磨蹭蹭、磨磨唧唧的。你说呢？这不，冬，就一下子“立”住了吧？就好像我们一夜之间须发皆白，还要“高堂明镜悲白发”么？白就白了吧，把心留在少年，不就是永葆青春了吗？同样，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，冬天来了，把温暖的爱赠予他人，不就是随处芬芳了吗？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，请与 lswbscgh@sina.com 联系



## 与山居

□厚圃

深圳有几十座山，都不高，海拔最高也就八九百米，有一回带外地来的朋友到我家，他望见车窗外的山惊讶地说：“原来你是住在山边啊。”我才意识到我对山已经熟视无睹了。站在家里的后阳台，每天都能看见山，有时云遮雾罩，有时明晰如洗。我搬到这里近十年，都没去打听那座山到底叫啥名字。

我的家乡樟林，也是近处有山远处有海，近处的山叫莲花山，草木丰茂五峰若莲，所以当地的三山国王庙，匾额上题着“山海雄镇”四个大字。深圳也有莲花山。莲花山公园很美，关山月美术馆也在那里，我去常看展，却很少爬上山去，我嫌爬山枯燥，又怕流汗，想看山景，倒不如坐在书房里翻翻画册。我少画山水，但爱看。宋代画家郭熙曾说，“春山淡冶而如笑，夏山苍翠而欲滴，秋山明净而如妆，冬山惨淡而如睡”，从古至今，不知有多少画家将山间四时的变幻，留在了画里，而现代日本诗人高村光太郎，用七年的时光，将日本东北部岩手县的山之四季写成一部质朴而隽永的随笔集。

也不知什么道理，我并不喜欢石涛的画，它的奇肆总让我觉出那么一点炫技的味道，这就像一个人明明知道自己好看，还要更加着力去妆饰，而美的最高境界，往往在于无意识中的自然呈现，故清四僧中，以八大画格最高，自由，任性，而又有趣！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先人为主，对石涛这个旧王孙早抱成见。明清更迭，他既已遁入空门，还又是迎驾又是献画，给新朝大唱赞歌，以求得到入世出仕的机会，好在没能得逞，否则这世上多了个无名的官痞，却少了个绘画的大师。

不过话说回来，人品差并不意味着画品就低。石涛讲求师法自然，热爱写生，大概是被黄山的奇松、怪石、云海所述，屡游不倦。黄宾虹对黄山也是情有独钟，一生九上黄山，迭入烟云，搜尽奇峰，自谓为“黄山山人”也。

不记得哪一年，我游黄山，其时年轻气盛，竟然信了“不到天都峰，白跑一场空”这样的说法，非要会会它。天都峰以险峻雄奇名世，山体拔地摩天，石阶犹如天降，尤其爬到“鲫鱼背”，云涌石摇，两侧悬崖千仞，着实让人心惊。“五岳归来不看山”，我是天都归来不爬山，往后无论到华山还是钟山，都一律坐缆车。

说到画黄山，就得提及梅清，早期的“细笔石涛”就是受了他的影响。两位画家交谊甚笃，这在梅清为石涛写的长歌里可以得到印证：“我写泰山云，云向石涛飞；公写黄山云，去染濯砚衣。白云满眼无时尽，云根冉冉归灵境。何时公向岱颠游，眉余已发黄山兴。”这首长歌还让我惊艳于梅清的想象力和文学功底，也难怪他能跟写出“相到薰风四五月，也能遮却美人

腰”的石涛惺惺相惜。我曾在书店买过梅清的一本大画册，很低的折扣，因为跟石涛比，他的拥趸实在太少，但我却为他清俊高逸的画风所折服。

在近当代画家，画山水的大有人在，优秀的有上面提到的黄宾虹，还有齐白石、张大千、李可染、傅抱石等。白石老人早年曾给自己的书斋取名“借山吟馆”，别人问他何意？他说山不是自己的，只不过借来娱目而已。后来他还画了这一套《借山图册》，已经不落前人窠臼，显示出成熟的艺术魅力。广西美术出版社曾出版过一套“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”，取名《人生如寄》。天地之大，没有一样东西是永远属于某个人的，你我皆过客，用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话叫“不存在什么常住之世、常住之地、常住之家……只有流转和无常才是生的明证”。因而画家们借山人画，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倾注于其中，既是为了求得物我交融传神写心，也寄希望用艺术创造来延长自己的“生命”。

借山人画是一种境界，而借山而居又是另一种境界。元代的清珙禅师素有归隐山林之愿，偶登妙西霞雾山，惊叹其胜景，便筑草庵隐居且乐在其中。在他的《石屋山居诗》里，不仅写下山景田园，也写出了生命的感觉、静修的禅悟：

茅屋青山绿水边，  
往来年久自相便；  
数株红白李桃树，  
一片青黄菜麦田。  
竹榻夜移听雨坐，  
纸窗暗启看云眠；  
人生无似清闲好，  
得到清闲岂偶然。

虽然处于不同的时空，日本的良宽禅师似乎与清珙禅师的精神气脉相通，除外出弘法外，他平常居住在山脚下一间简陋的茅棚。良宽禅师是高僧大德，也是诗人，有诗偈俳句传世并践行终生：

生涯懒立身，腾腾任天真。  
囊中三升米，炉边一束薪。  
谁问迷悟迹，何知名利尘。  
夜雨草庵里，双脚等闲伸。

良宽禅师还是书法家，他最有名的作品不是别的，就是孩童放风筝苦于风不大请他题写的“天上大风”。笔触如山风的线条，纯净而自由地掠过精神的长空，给后人留下了津津乐道的故事。

## 大家微语

### 朱棣的下联

□韩铁铮

●诗人、编辑家李士非先生（1930—2008），曾在书中回忆起他的外祖父。他的外祖父幼时读过私塾，“装了一肚子杂学”。有天晚上，外祖父给他讲对对子的故事：“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有天用对子考他的长孙建文和四子朱棣。他出了个上联：风吹马尾千条

线。建文对出了下联：雨打羊毛一片毡。好不好呢？不错，很工整，但是没有气魄。朱棣就不同了，他对的下联是：日照龙鳞万点金。这就有帝王气象了，后来果然做了皇帝。”（朱棣发动靖难之役，推翻建文帝，自己做了皇帝。）

●这个对联故事在清代褚人获《坚瓠集》里有记载。褚人获不无感慨地评说，明初发生的一系列变故，使人吃惊地回忆起那两个对句。对句虽然是语言技巧方面的游戏，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应对者的性情；而性情，往往决定人物的命运。

## 谈天说地

### 口盅注水的学问

□黄文敏

早上起床有点晚，火急火燎地在洗脸台前一阵猛操作。水龙头开到最大，用口盅接水，本想水的流速快点，口盅里的水也会快点注满，谁知水流越快口盅里的水溢出来越多。拧小水龙头后，悠着点注水，口盅反倒很快就满了。

我想到一个成语：水满则溢。但口盅是在未注满的状态下水就溢出来，显然不是这个理。

忽而想到百米跑，起跑即冲刺，那是怎样的一种意气风发、酣畅淋漓、快意江湖！但转念一想，同样是竞技体育的马拉松又是另一种画风，选手得非常注意控制节奏，因为如果跑马拉松也像百米跑那样一开始就猛冲猛撞，可能半途就会上气不接下气败下阵来。

人生和事业不是一场短平快的百米竞赛，不是10秒钟的买卖，不是一蹴而就、一劳永逸，

而是万里长征、百年大计。

无疑，人生和事业需要激情和锐气。如果为了平稳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从一开始就慢悠悠，可能一辈子都慢人半拍，就像刷牙前的口盅注水，如果总是慢悠悠，可能隔三岔五都会迟到，职业生涯堪忧。最好的办法是，先拧大龙头，急速注水，到一半时关小，直至注满，既快又稳！飞机起飞前是必须加速的，没有加速度，飞机就没有一飞冲天的动力；飞机在万米高空翱翔，也需要保持一定的速度和激情，否则一松劲、甚至打个盹，就会从天上栽下来。这就是干事创业所必需的激情。

但是，人生和事业也需要沉淀和升华。有时走得太快了，灵魂跟不上。这就要求我们在合适的时候，放下脚底的匆匆，对过往来一阵

回望和审视。梵高早期跟随安东·莫夫学习油画，画了许多现实主义的画作，其中就有他的《吃土豆的人》。1888年起，梵高蛰伏法国南部小镇阿尔，在这里，他体验生活，用心去感知世界，心无旁骛地创作。他不满足于只是理性地“模仿事物的外部形象”，而要借助绘画“表达艺术家的主观见解和情感，使作品更具个性和独特的风格”。于是，旷世大作诞生了！《向日葵》《收获景象》等，让他成为享誉全球的后印象派代表人物。

人生和事业也需要调适和换挡。一味地冲冲冲，不叫奋斗，叫盲干。适当放慢脚步，让自己沸腾的血冷却冷却，让自己躁动的心安静安静，重整行装再出发时，可能已经是脱胎换骨的自己。